

当机器思考，人何以为劳？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下的人工智能挑战与反思

孙筱婧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2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4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14日

摘 要

本文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面临的挑战与反思。文章首先阐述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劳动异化的定义、表现形式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随后，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劳动领域的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异化的新特征，包括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劳动成果的虚拟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最后，文章提出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的策略，包括重塑劳动价值观念、构建新型劳动关系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劳动的本质和价值，以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异化劳动，人工智能，劳动价值，劳动关系

When Machines Think, What Is the Purpose of Human Labor?

—The Challenge and Refl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Xiaojing Su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 12th, 2025; accepted: May 4th, 2025; published: May 14th, 202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alienated labor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of human labo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on the core

文章引用: 孙筱婧. 当机器思考，人何以为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下的人工智能挑战与反思[J]. 哲学进展, 2025, 14(5): 101-110. DOI: 10.12677/acpp.2025.145219

concept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form of labor alien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laborers. Sub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labor a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deeply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deskilling of labor process, the virtualization of labor results and the alien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reshaping the concept of labor values, constructing new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need to re-examine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labor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Alienated Lab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Value, Labor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场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类劳动的本质和意义。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分析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面临的新挑战，并探讨可能的应对策略[1]。

2.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概述

2.1. 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这是该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呈现出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属于自己，而是被资本家占有，成为一种异己的、与劳动者对立的力量。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就越贫困，“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其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不再是劳动者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为了维持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苦役。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他们的劳动活动完全受资本家的支配和控制。其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这种类本质被扭曲，劳动仅仅成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其四，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前三种异化的必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整个社会陷入了分裂和对抗之中。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不合理性，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2][3]。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更为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出发，对异化劳动现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扬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的人本学思辨式语言，运用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和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异化现象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分离，二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抽象劳动的分离是生产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同时又转过来促进了生产与分工的发展。但这种分离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即分离出来的抽象劳动在人面前独立化，并成为与人对立的力量，人不能控制它，反而可能受它的控制，其典型表现就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而工人则在异化劳动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它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剥削本质，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探索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2. 异化劳动的内涵与规定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内涵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这些规定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本质，以及劳动者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悲惨境遇。

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首要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生动地描绘了劳动者在劳动产品异化中的困境。在资本主义工厂中，工人辛勤劳作，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却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被资本家占有，用于获取利润。工人不仅无法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获得应有的回报，反而因为劳动产品的增加而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降低，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得劳动者失去了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控制，劳动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与劳动者对立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奴役劳动者[4]。

劳动过程的异化进一步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不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被迫的、强制性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以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例，他们每天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内，按照严格的生产流程和标准进行机械重复的劳动，完全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劳动不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而是成为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和压抑。这种劳动过程的异化，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使他们沦为了劳动的奴隶。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深层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类本质，确证自己的存在。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人的类本质被扭曲和异化。劳动者的劳动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对自由和创造的追求。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意味着人在异化劳动中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劳动的权利，他们的劳动被资本家所支配，成为一种被动的、机械的活动，人的类本质在这种异化劳动中被逐渐磨灭。

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前三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敌对。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在资本主义工厂中，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压榨工人的劳动价值，工人则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使得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整个社会陷入了分裂和对抗之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规定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本质和根源，以及这种异化对劳动者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也为我们寻求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新形态

3.1. 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变革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工具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智能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主要是依靠人力或简单的机械动力来驱动，其功能相对单一，操作也较为繁琐。而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智能设备和机器人逐渐成为新的劳动工具，它们具备强大的感知、分析和决策能力，能够自动完成复杂的任务，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

人工智能对劳动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首先，在生产效率方面，人工智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许多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完成，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次，在就业结构方面，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一些传统岗位正在被机器取代；另一方面，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如人工智能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新兴职业。此外，人工智能还改变了工作方式，远程办公、灵活就业等新型工作模式越来越普遍[5] [6]。

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传统的直接生产者逐渐向监督者、管理者和创新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是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所驱动的，它深刻地影响着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技能需求和职业发展路径。

随着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许多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任务逐渐被智能机器所取代，劳动者不再需要直接参与这些工作的具体操作，而是更多地承担起监督者的角色。在智能工厂中，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能够自动完成产品的生产和组装任务，劳动者的主要职责是监控生产设备的运行状态，确保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他们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监控系统实时获取设备的运行数据，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故障和问题。一旦发现设备出现异常，劳动者需要迅速判断问题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修复，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和产品质量。

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承担着管理者的角色。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生产流程和组织架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需要劳动者具备更强的管理能力，以协调人机之间的协作。人工智能时代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劳动者向创新者转变。智能机器虽然能够高效地完成重复性的工作任务，但在创新方面仍然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劳动者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思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7]。

3.2. 智能劳动的特征与本质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劳动作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态，展现出一系列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其本质，也对人类劳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智能劳动具有显著的数字化特征。在智能劳动中，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贯穿于整个劳动过程。无论是智能算法的训练、模型的优化，还是智能系统的决策，都离不开大量的数据支持。智能语音助手的开发需要收集和分析海量的语音数据，以提高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和语义理解的能力；图像识别系统的训练则依赖于大量的图像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学习，系统能够准确地识别各种物体和场景。智能劳动的成果也多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如软件程序、数据分析报告、虚拟产品等。这些数字化成果具有易于存储、传输和复制的特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和共享，极大地拓展了劳动的空间和范围。

自动化是智能劳动的又一重要特征。智能机器和系统能够根据预设的程序和算法，自动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无需人类的直接干预。在智能工厂中，自动化生产线可以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产品组装的全过程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智能物流系统能够自动完成货物的分拣、包装和运输，减少了人工操作的环节，提高了物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智能劳动的自动化特征不仅减轻了人类的劳动强度，还提高了劳动的精准度和可靠性，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高效、稳定。

从本质上看，智能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形态，它并没有改变人类劳动的本质属性，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人类劳动的拓展和延伸。智能劳动仍然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价值的过程。虽然智能机器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人类劳动的工具和手段，其运行和发展仍然受到人类的控制和引导。智能劳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求，促进人类的发展和进步。通过智能劳动，人类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8][9]。

智能劳动的出现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为人类劳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智能劳动的特征和本质，积极适应这一劳动形态的变化，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以更好地在智能时代实现自身的价值，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4. 人工智能对劳动领域的积极作用

4.1. 生产效率提升

在制造业领域中，智能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生产效率飞跃的核心力量。这些智能设备凭借其高度智能化的设计和强大的运算能力，具备了 24 小时不间断稳定工作的卓越性能。它们能够以极高的精准度执行各项复杂的生产任务，无论是精密零部件的加工，还是大型产品的组装，都能有条不紊地完成，几乎不会出现人为失误。

以汽车制造产业为例，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堪称行业典范。这家工厂充分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体系。从原材料的输送、车身的冲压成型，到零部件的精准装配以及整车的检测，整个生产流程都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在传统汽车制造模式下，生产一辆汽车可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生产周期较长，而且人工操作的差异可能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而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借助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生产线，汽车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生产周期显著缩短。同时，高度精准的自动化生产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每一辆下线的汽车都达到了极高的质量标准，这不仅增强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4.2. 推动产业升级

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其向智能化方向迈进，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重塑了整个经济格局。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正深刻改变着疾病诊断的方式和效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借助深度学习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医学影像数据，如 X 光、CT、MRI 等。以往，医生解读这些影像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由

于影像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诊断结果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影像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迅速发现潜在的病变，并为医生提供诊断建议。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疾病诊断的准确率，减少了误诊和漏诊的发生，还能使医生更高效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让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治疗。

电商行业同样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电商平台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对用户的浏览历史、购买行为、搜索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精准把握用户的兴趣偏好和消费需求。基于这些分析结果，电商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推荐和营销服务，推荐的商品更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提高了用户购物的满意度和转化率。同时，人工智能还应用于电商的供应链管理、物流配送等环节，优化库存管理，提高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了整个电商行业的运营水平和服务质量。

4.3. 创造新就业机会

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传统岗位造成了冲击，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就业市场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创造了大量新兴的就业岗位。除了备受瞩目的技术研发岗位外，人工智能还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就业增长，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选择。

数据标注行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数据成为训练智能模型的关键要素。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就是对各种类型的数据，如图像、文本、语音等进行标注和分类，为人工智能模型提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这一工作对技术门槛要求相对较低，吸引了众多劳动者的加入。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仅数据标注行业就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到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求职者，都能在这个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5.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异化新特征

5.1.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加剧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现象呈现出加剧的趋势，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10]。

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劳动者能够较为直接地参与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对劳动产品的形成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和掌控。在手工制造业中，工匠们从原材料的选择到产品的最终成型，都亲自参与其中，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劳动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劳动产品也承载着工匠们的技艺和心血，是他们劳动价值的直接体现。然而，在人工智能生产的背景下，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智能机器和自动化生产线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劳动者往往只是负责监控和维护这些设备，不再直接参与产品的具体制作过程。在智能工厂中，工业机器人通过预设的程序和算法，自动完成零部件的加工、组装等工作，劳动者很难感受到自己的劳动与最终产品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陌生感日益增强，他们不再像传统生产模式下那样，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人工智能生产还导致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被削弱，劳动产品逐渐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控制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种异化现象尤为明显。资本家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和应用，进一步加强了对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的控制。劳动者生产出的大量产品被资本家占有，用于获取高额利润，而劳动者自身却无法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获得应有的回报。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得劳动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加剧还体现在产品对劳动者的精神压迫上。在人工智能时代，消费者往往

更关注产品的智能化功能和便捷性，而忽视了产品背后劳动者的付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承受的艰辛和压力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这使得他们在精神上感到失落和压抑。

5.2. 劳动过程的异化加深

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过程的异化呈现出日益加深的趋势，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着劳动者的工作体验和职业发展，也对社会的劳动关系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劳动过程变得更加单调和机械。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劳动者虽然也可能从事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但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仍能发挥一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在人工智能生产的环境下，智能机器和自动化系统承担了大量的复杂任务，劳动者的工作往往被简化为对机器的监控和操作，工作内容变得高度标准化和程序化。这种工作方式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变得单调乏味，缺乏挑战性和创造性，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其次，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严重削弱。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过程的设计和决策主要由智能算法和系统完成，劳动者往往只能按照预设的程序和指令进行操作，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

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劳动者与生产过程紧密相连，他们能够直接参与到产品的生产中，对生产过程有较为全面地了解。而在人工智能生产中，劳动者与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被弱化，他们往往只能通过监控设备和数据来了解生产情况，无法亲身感受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最后，劳动关系的平台化和零工化加剧了劳动者的不安全感。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平台经济迅速崛起，零工经济成为新的就业形态。虽然这种模式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平台劳动者往往面临算法控制、收入波动大、缺乏职业发展空间等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异化的程度[11][12]。

5.3. 人际关系的异化

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线上交流逐渐取代了部分面对面的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随着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和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人们越来越依赖虚拟平台进行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或进行视频通话，从而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这种线上交流虽然便捷高效，但缺乏面对面交流时的情感深度和真实感。在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会因为各自沉迷于手机和网络社交，而减少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家庭关系变得淡漠。在社交场合，人们也常常忙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而忽视了与身边人的交流，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出现虽然能够陪伴人们聊天、解答问题，但它们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情感，也无法给予人们真正的情感支持，这种虚拟的交流进一步加剧了人际关系的冷漠。

在工作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加剧了职场中的竞争和冲突。随着智能机器和自动化系统的广泛应用，许多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岗位被取代，这使得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劳动者不得不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这种竞争压力使得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同事之间可能会因为竞争而产生矛盾和冲突。一些企业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后，会对员工进行裁员或岗位调整，这进一步加剧了员工的焦虑和不安情绪，导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人工智能还可能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分化和对立。在人工智能时代，掌握先进技术和知识的群体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那些能够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而普通劳动者则可能因为缺乏相关技能而面临失业或收入下降的风险。这种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精英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普通劳动者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不平等现象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科技进步中被边缘化，没有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这种群体之间的对立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阻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6.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的策略

6.1. 重塑劳动价值观念

在当今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扮演着塑造未来劳动者价值观的关键角色。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应深度整合人工智能与劳动价值相关的课程内容，构建全面且系统的教育框架。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基础的人工智能编程课程，还应进一步拓展课程的广度与深度，例如开设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课程，让学生通过实际项目操作，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创新应用模式，激发学生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实际劳动相结合的创新思维。

同时，劳动哲学课程不应仅局限于理论讲授，可采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实地调研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引入一些知名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劳动价值方面的实际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思考在不同的劳动场景下，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劳动的形式和意义，以及劳动者应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为了让劳动的多元价值深入人心，激发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活力，需要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在媒体宣传方面，不仅要通过传统的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开设专门的专栏或专题节目，介绍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的新内涵、新变化，以及劳动者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创新发展的成功故事；还要借助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等，制作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图文并茂的文章等内容，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向广大劳动者传播劳动价值的新理念。

企业作为劳动者的主要聚集地，在宣传推广中也肩负着重要责任。企业内部培训应将劳动价值观念的宣传纳入重要内容，除了组织内部研讨会分享成功案例外，还可以开展主题演讲比赛、创新成果展示会等活动，鼓励员工积极分享自己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新工作中的经验和心得，为其他员工提供借鉴和启发。同时，企业可以设立创新奖励机制，对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营造企业内部积极创新、追求多元劳动价值的良好氛围[13]。

6.2. 构建新型劳动关系

首先，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的进程中，推动企业与劳动者共同参与智能生产管理是构建新型劳动关系的关键。企业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认识到劳动者是实现智能化生产的核心力量。首先，建立完善的技术培训和技能提升机制，制定长期、系统的培训计划。培训内容不仅包括智能设备的基础操作和日常维护技能，还应涵盖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前沿知识。培训方式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线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方便员工随时随地学习；线下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和实践操作培训，确保员工能够熟练掌握所学技能。

通过这样的培训机制，员工能够更好地适应智能生产环境，提升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例如，在智能工厂中，员工可以凭借所学技能参与生产流程的优化、智能设备的升级改造等工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企业应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鼓励员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形成企业与员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良好关系，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其次，在服务业方面，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成为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新型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立法部门应深入调研平台经济的运营模式和劳动特点，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算法管理方面，规定平台企业应确保算法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避免算法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例如，算法在分配订单时应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地理位置等因素，保障劳动者的收入稳定。

为解决劳动者在工作中遇到的突发困难，应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基金。基金来源可以由平台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共同出资，确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劳动者因意外事故、疾病等原因导致的经济困难，以及在劳动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法律援助费用等。

推动平台企业与工会组织合作，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工会组织应积极介入平台经济领域，与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制定合理的劳动标准和工作规则。例如，协商确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制度、劳动报酬标准等，通过集体的力量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同时，工会组织还应加强对劳动者的法律援助和服务，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6.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为帮助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大的传统行业劳动者顺利实现职业转型，政府和社会应加大职业培训投入。首先，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制定针对性强的技能培训项目。以纺织行业为例，随着智能纺织设备的广泛应用，许多传统纺织工人面临失业风险。针对这一情况，应开设智能制造相关技能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包括智能纺织设备的操作原理、编程控制、故障诊断与维修等。培训过程中，注重实践教学，与纺织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让学员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提高培训的实效性。

在提供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延长失业保险领取期限，根据劳动者的参保年限和失业原因，合理确定延长的时长，为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提供更充足的经济保障。此外，政府可以设立再就业扶持专项资金，为积极参加培训、自主创业的失业人员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此外，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为适应新兴行业的特点，应建立灵活、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实施社保补贴政策是提高其参保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根据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参保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社保补贴，降低他们的参保成本。同时，简化参保手续，推行线上参保服务，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业务。

加强对新兴行业劳动权益的监管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大对新兴行业企业的监察力度，定期检查企业的劳动用工情况，确保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劳动纠纷调解机制，针对新兴行业劳动纠纷的特点，制定专门的调解程序和方法，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此外，加强对新兴行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能力，确保他们在享受灵活就业便利的同时，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14]。

7. 结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的新特征及其对劳动者和社会的影响。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劳动的本质和价值，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来应对劳动异化问题。重塑劳动价值观念、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的关键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还能促进技术发展与人类福祉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 [1] 张鑫欣.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利与弊[J]. 现代商贸工业, 2023, 44(16): 148-151.
- [2] 温旭. 人工智能资本化与智能劳动异化[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10): 97-103.
- [3] 薛峰. 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 [4] 耿丹旸. 试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 西部学刊, 2024(24): 133-136.
- [5] 赵雅君.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思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与当代价值[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 [6] 安多鹏, 蒋生敏.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人的解放的现实启示[J]. 今古文创, 2024(45): 65-68, 76.
- [7] 沈鑫. 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对 ChatGPT 热潮的哲学思考[J]. 甘肃理论学刊, 2023(3): 72-81.
- [8] 谢燕. 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何以解放——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考察[J]. 理论观察, 2023(8): 28-31.
- [9] 潘斌. 增强还是替代: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关系的哲学反思[J]. 理论月刊, 2024(7): 5-14, 153.
- [10] 曹晋, 曹浩帆. 祛人工智能之魅: 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省思[J]. 当代传播, 2025(1): 28-34, 72.
- [11] 王海稳, 朱赞昊.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的新征候及其规避之径[J]. 宁夏党校学报, 2024, 26(5): 102-108.
- [12] 武彦, 陈洁翡.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新异化危机及其防范[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9(4): 90-97.
- [13] 胡小玉. 人工智能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五维拓新[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3(6): 1-6.
- [14] 阳倩, 李霞飞. 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主体性悖论”破解路径探析[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9(1): 6-12.